

帶孩子走向開朗人生

至今，特教老師陳文通仍有遺憾，當年如果不要那麼「鴛鴦」，願意早一點面對女兒是聽損兒的事實，在梓盈三歲之前的語言學習黃金期，就開始接受早療，或許她的語言學習之路不會這麼漫長而辛苦。



新竹縣體育館游泳池畔，一場比賽正要舉行。和一般泳賽不同的是，參加的選手都是聽障人士。

這是二〇〇九年在台北舉行的聽障奧林匹克運動會。

當時才十二歲的梓盈，是年紀最輕的一名游泳選手，雖然最後並沒有得名，但是梓盈的父親陳文通認為，能夠獲選參加比賽，已經是很大的鼓勵。

陳文通除了是聽損兒的家長，他還有另一個身分——台南啟聰學校的老師。

老天開的玩笑

台南師專畢業的陳文通透露，當初其實是因為跟老師賭氣（老師認為他考不上師專），意外地執起了教鞭。專四那年，因為父親過世，而台南啟聰學校正好有職缺，為了就近照顧家人，於是接下了這份工作。

從事特殊教育十多年的他，照顧過眾多先天智能不足的孩子，他自認

對於家長的心情可以體會到八成的程度，沒想到，當知道自己的第一個孩子是聽損兒時，他卻完全無法接受。

陳文通說，女兒梓盈剛出生時做過聽力篩檢，沒有問題，但是隨著時間一天天過去了，卻發現她對聲音沒有什麼反應，也不開口說話，陳文通心裡開始忐忑不安，但是他始終抱著駝鳥心態，「不會吧！上天不會開我這樣的玩笑！」

有一回，他們夫妻帶梓盈去遊樂園玩，其中有一設施類似鬼屋，強烈的聲光效果連大人都可能嚇到，梓盈卻絲毫不為所動，陳文通刻意埋藏在心底的疑慮又冒了出來。當愈來愈多跡象都指向那個他不願意面對的事實，終於在梓盈兩歲半時，夫妻倆帶孩子再次做檢查，結果出爐，梓盈是重度的聽損兒。

「所謂事不關己，關己則亂，」陳文通說，雖說自己的專長是特殊教育，但是變成家長的身分時，難免還是會



感到極度的沮喪和慌亂，不過他和妻子很快就有了共識，那就是，一定要讓梓盈學習開口說話。

「如果不能開口說話，她就無法跟大部分的人溝通，結果就只能縮在自己的小圈圈裡，時間久了，就跟整個社會脫節。」陳文通說，而他不希望梓盈走上這樣的宿命。

成功的教學方式

自稱很理性的陳文通，很快就從悲傷的情緒裡走出來，除了為梓盈配戴助聽器，同時也遍訪可能的早療機構。

在成大醫生的介紹下，梓盈來到雅文的南區中心上課，時間是一九九九年的十二月，當時南區中心才成立第二個月。

陳文通說，雖然他從事特殊教育工作多年，不過，對於教聽損兒說話，他算是外行，所以便把所有的期待都放在雅文。「那種心情，就像是溺水的人，就算是樹枝，也要緊抓著不放。」

對於雅文的教學方式，陳文通夫婦稟持著「相信專業」和「盡量配合」的態度。由於媽媽陳庭美要上班，剛開始是由姑姑帶著梓盈到雅文上課，不過老師建議，最好是由跟孩子最親密的家人來進行語言的輸入，陳庭美便申請留職停薪兩年，夫妻倆全心全意投入於梓盈的教育上。

從事教職的陳文通很快就掌握了雅文的教學精神和方法。那麼，他是怎麼看待雅文的教學方式？

首先，陳文通很肯定雅文在聽損兒的語言學習外，對家長也提供了很重要的支持。幾乎每個家長獲知自己的孩子是聽損兒時，都要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的心理建設，此時，雅文的老師從旁給予關懷和鼓勵，往往發揮了定心丸的效果。

至於在聽損兒的語言學習上，則是運用孩子殘存的聽力，透過親子間的對話與傾聽，進行反覆的語言輸入，最終目標是培養出孩子溝通與表達的能力。

陳文通發現，這套教學方式不僅適用於聽損的孩子，對於正常的孩子

來說，不論是增強語言學習能力，或是提升親子感情，也能帶來很大的加分。因此，他們在教養梓盈的弟弟時，也運用了這套方法。事實證明，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有很好的學習表現。

用心補足學習缺口

梓盈到雅文前後上課六年，學語過程中，梓盈在一直戴著助聽器，助聽器的功能是把聲音放大，但是梓盈對於高頻音還是聽不清楚，也就影響她在發高頻音時的清晰度，讓學習出現停滯期。

雖然雅文的老師建議可以考慮開電子耳，但是陳文通請教過專家，評估梓盈就算是開了電子耳，進步也將有限，最後還是放棄了這個念頭。

陳文通說，孩子在學習過程中出現停滯期是常有的現象，關鍵在於你能不能堅持下去，用心補足學習上的缺口。像梓盈經歷了那段停滯期後，反而在語言學習上有了很大的躍進。



- 聽損兒出現學習停滯期是常有的現象，關鍵在於能不能堅持下去。只要用心補足學習上的缺口，之後孩子的表現就會出現大躍進。



帶孩子走出去

二十歲就開始教書的陳文通，對於聽損孩子的處境有很深刻的感受。

他記得，有一次一個學生告訴他，將要去參加姊姊的婚宴，於是他問班上同學，還有誰曾經跟家人參加過婚宴？結果發現，幾乎大部分的聽損學生都沒有這個經驗。而這位學生大概是因為結婚的是自己的親姊姊，家人才願意帶他出門。

家有聽損兒，對於不少家長來說，恐怕代表著某種難堪的印記，因此他們選擇把孩子藏在家中，時間久了，孩子都也就喪失了跟社會互動的能力。

「真正有障礙的，其實不是孩子，而是家長的心態，」陳文通的語氣很是感慨，「如果你不帶他們走出去，你怎能期待他們會有開朗的人生？」帶領聽損兒走向世界的第一步，就是讓他們接受自己。

從小，陳文通夫婦就灌輸梓盈一個觀念——她的聽損並不是殘缺，而

是「耳朵生病了」。就像近視的人需要戴眼鏡，既然耳朵聽不清楚，就要戴助聽器。梓盈從第一副助聽器開始，就自己挑選喜歡的款式，因此她從小就對助聽器的存在非常坦然。

另外，家長也要適度放手，讓孩子有機會學習面對人群。

直到國小二年級上學期，梓盈都在父親任職的啟聰學校就讀，然而，陳文通希望女兒可以進入一般小學的普通班，和正常的孩子一起學習。正好一位以前的同學在德高小學當導師，便在下學期安排梓盈轉入該校就讀。

雖然老師是自己的舊識，但是陳文通特別跟老師強調，對待梓盈時，只要說話時能慢一點，大聲一點，並且耐心等待回答，無需其他特殊待遇。

也因為老師沒有明顯的另眼看待，在其他同學眼中，梓盈唯一的不同，就是多了一副助聽器，她很自然地就和同學打成一片。陳庭美說，當同年齡的孩子可能還哭鬧著



不想上學時，梓盈每天卻是迫不及待地想到學校跟同學見面。

學彈鋼琴，上台表演

梓盈除了是「聽奧」的游泳選手，也會彈琴、畫畫、打桌球，相當多才多藝，曾經獲得總統教育獎的肯定。

陳文通說，就算孩子耳朵聽不清楚，他和妻子還是希望她有個豐富的童年，加上家裡的經濟條件尚可，只要梓盈有心學習，他們一定支持。

在梓盈的多項才藝中，最讓人感到好奇的，莫過於學彈鋼琴。

陳文通說，他年輕時候的夢想，就是和心愛的人組成小家庭，家中有架鋼琴，全家人可以一起彈琴奏樂，和樂融融。因此當他拿到第一份薪水時，就去買了架鋼琴，只是沒想到第一個孩子是聽損兒，這個夢想就暫時擱置下來。

在梓盈還小時，陳文通會讓她去敲敲琴鍵，希望她能感受鋼琴寬廣的音域，助益於語言的學習。

有一天，陳文通夫妻帶梓盈去朋友家，朋友的女兒正在上鋼琴課，陳文通看到梓盈流露出渴望的神情。回家夫妻倆討論後，便請那位鋼琴老師來為梓盈上課。他們先跟老師溝通，讓梓盈學琴的目的，不是為當音樂家或參加音樂檢定，而是讓她可以有更多元的休閒活動，並藉著音樂修身養性。

讓人驚喜的是，梓盈對音樂的感受能力很強，後來甚至被指定在學校的畢業典禮上演奏。其實，梓盈向父親透露，整首曲子裡，有些音她聽得並不清楚，便以背譜的方式完成演奏。

態度決定結果

每個孩子都是獨一無二的，都擁有許多等待開發的潛能，聽損兒也不例外，往往是家長的觀念，把孩子發展的可能性給局限了。

在過往的教學歷程中，陳文通看過太多類似的例子，因此他和妻子不遺餘力地幫梓盈尋找參加各種比賽和活動的機會，「我們希望她在家庭和

學校之外，也能擁有一片寬廣的天空。」

當然，梓盈如今可以變得這麼陽光、有自信，過去教導過她的師長，都是她生命中的貴人，因此，在她得到總統教育獎之後，陳文通提醒她要親自打電話，一一向這些師長道謝。

人生中充滿了很多料想不到的意外。

意外無法掌控，但至少我們可以選擇面對它的態度。而態度，往往決定了這個「意外」最後會帶來什麼樣的結果。

至今，陳文通仍有遺憾，當年如果不要那麼駝鳥，願意早一點面對女兒是聽損兒的事實，讓梓盈在三歲之前的語言學習黃金期，就開始接受治療，或許她的語言學習之路不會這麼漫長而辛苦。

慶幸的是，走出悲傷之後，在他們夫妻倆的堅持和付出下，不但梓盈的溝通表達能力已達一定水準，陳文通自己因為這段歷程，重新學習當一



個更好的特教老師，對孩子更有耐心和包容心，而全家人的親子互動，也因此變得更為親密、融洽。

因為一個不完美的意外，陳文通一家人卻得到了更多意外的收穫。



- 雅文基金會除了提供聽損兒的語言學習外，老師及專業團隊的關懷和鼓勵，對家長也提供了很重要的支持，發揮定心丸的效果。